



新學期開始，今天來說說福建人的學霸養成故事。形容福建學霸之多，古有諺語：龍門一半在閩川。

(壹)

毫不誇張地說，福建茶葉在全國多有名，古代福建學霸的名號就有多響亮。

唐神龍二年(706年)，寧德福安人薛令之文破八閩之荒，成為“開閩第一進士”。

宋代時，福建省進士6713名，位居全國第一。

明代時，福建省進士2116名，每百萬人口的平均進士數位列全國第一。

清代時，福建省進士1399名，每百萬人口的平均進士數位列全國第一。

不僅學霸多，含金量也極高。宋代舉行過118次科考，在有籍貫記錄的113位狀元中，福建籍就占了19位。

紹興八年(1138年)，狀元、榜眼、探花都是福建人——狀元黃公度，興化軍莆田縣人；榜眼陳俊卿，也是興化軍莆田縣人；探花叫陳修，是福州閩縣人。

學霸們的科考佳話，也一直流傳至今。

南宋乾道二年至八年(1166—1172年)，當時的福州府永福(今永泰)縣作為一個偏遠小城，短短七年內出了三個狀元——蕭國梁、鄭僑、黃定。

福州府閩縣開化裏林浦鄉，明永樂十九年(1421年)到嘉靖四十一年(1562年)，自林元美始，林氏家人屢登科甲，出現七科八人中進士的科舉盛事。

在林浦村頭，有一座皇帝賜建，至今顯赫依舊的“尚書裏”石碑坊，上面記載了明朝林元美及其子孫“三代五尚書”“七科八進士”的榮耀。

人熟知。

(貳)

“學霸之鄉”並不是一天建成的。

南宋紹興八年(1138年)，宋高宗注意到福建人包攬了狀元、榜眼和探花，驚奇之餘發問：你們福建人咋這麼會讀書？

榜眼陳俊卿回答：“地瘦栽松柏，家貧子讀書。”

這句經典之答彰顯閩人智慧，後來遍傳天下。

我們知道，福建地理特點是八山一水一分田。為了求生存、求發展，千百年來，山海之間，人們形成了樂觀進取、積極向上的特性。

在“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”的年代，福建人自然在學業上力求精進，尊師重教，虔誠向學。早在1000多年前，福建人就整起了“義務教育”。

唐代王潮、王審知兄弟入閩後，以發展儒學為己任。在擔任福建觀察使(894年)之後，王潮在福州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作四門義學，即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種“義務教育”。

唐宋，全國經濟中心南移。五代兩宋，福建成為經濟中心地帶，促成了福建文化的繁榮，教育獲得較好的發展條件和空間。

宋崇寧年間的三次興學運動之後，福建所有府、州、軍、縣百分之百都設立了學校，達到全國都是極為罕見的普及程度。

不僅官學普及，福建人還特喜歡辦書院，在其中傳道、授業、解惑，培養了大批的優秀學子。宋代時，福建書院就達到66所，明代福建建立書

龍門一半在閩川

院170所以上，清代福建的書院有470多所。

教育基礎設施的完備，一代代文人志士的傾心投入，推動着福建教育事業蓬勃發展，也讓民間的重學向學好學風氣十分濃郁。

南宋著名思想家呂祖謙，18歲時曾來過福州求學。當地讀書學風之濃郁，讓他驚掉下巴。

他的詩句“路逢十客九青衿，半是同袍舊弟兄。最憶市橋燈火靜，巷南巷北讀書聲”，描繪的是這樣一幅全城讀書的盛況——

在路上碰到10個客人就有9個是讀書人，而且多半是同學或弟兄；夜晚站在街頭上一張望，巷南巷北都傳出朗朗的讀書聲。

宋熙寧三年(1070年)考中狀元的福建人葉祖洽也記載：“有不談詩書者，輿笑之。”意思就是，要是不愛讀書學習，連地位低下的人都會耻笑你！

(參)



文教興盛，向學之風濃郁，福建人就差把尊師重教刻在腦門上。所以開學時，那叫一個儀式感滿滿。

以私塾為例，開學第一天，塾師會率領學童向先師行禮，然後按年齡大小依次向塾師行禮，拜見師母，隨後同學們之間要互相作揖。

家長們還會為學童們準備各種好物件，比如“學霸特供聰明葱”“一塊高升的高升糕”“虛心學習專用燈芯草”“太平必備鴨鵝蛋”“一沾就坐得住的調皮小孩必備麥芽糖”和“勤學苦讀牌芹菜”等等。

講究這麼多，孟母看了都想給個“一鍵三連”。

古代福建學子們的文房裝備，也炫酷到讓廣大天下讀書人艷羨。

以最重要的圖書為例。福建學子書包裹的建本，在宋時，可是泉州港用以與新羅交換人參、布匹的主要商品之一，完美詮釋了什麼叫“書中自有黃金屋”。南宋時福建建陽麻沙，是全國三大印刷中心之一，被譽為“圖書之府”。刊印的建本，與浙本、蜀本齊名。

讀書寫字最重要的用具是紙張。福建的玉扣紙十分出名。明朝人宋應星在《天工開物》裏曾這樣評價：“凡造竹紙，事出南方，而閩省獨專其盛。”

宋應星誇的是福建玉扣紙，寧化、長汀均盛產玉扣紙。光看紙的名稱，就知道不是一般紙品能叫的。能稱得上“玉”，紙張自然是極為潔白光潤、光滑柔韌的。

見過價值連城的毛筆嗎？福建安溪就有。自明朝嘉靖年間開始，安溪藍田就是有名的“毛筆之鄉”。

白色的優質山羊毛，最是柔軟勻稱、鋒穎細長，呈現出透明的玉白色，而毛之上品要數黃鼠狼尾尖上的毛，獨特的柔韌與彈性在書畫方面表現出了極其優異的行雲流水，使得單用這種毛料做出的“狼毫”價值連城。

福建的石硯，也是有名人背書帶過貨的。大文豪蘇東坡對福建建州硯評價很高，曾說“作硯至美……然至益墨”。將樂龍池硯，發墨細膩不傷筆毫，是珍貴的文房瑰寶。成語“程門立雪”的男主角、著名理學家楊時，最愛用的就是家鄉這一硯了。

福建學子最幸福的是，他們還能用到貢品級的文房第五寶——漳州八寶泥。它始創於清朝康熙年間，高檔品是皇家貢品。色澤朱紅，鮮艷奪目，陰雨不霉，印迹清晰，永不褪色，是中國三大印泥瑰寶之一。

文教興盛，學霸輩出，福建也因此涌現了大量的傑出人物，他們在文學、歷史、科學、藝術、書法等領域作出重要貢獻。先輩們向學好學、積極進取的精神，督促和鼓勵着後人，一定要將學習作為成長進步的階梯、實踐作為提高本領的途徑，“堅持學習、學習、再學習”。

(李銳)

荔鏡笙簫越千年 中秋佳節遊梨園

9月11日晚，華天戲劇“荔鏡笙簫越千年·梨園戲《陳三五娘》”在泉州中央商務區“四朵金花”上演。

本次音樂會以世遺泉州800年宋元南戲活化石梨園戲為主要內容，將梨園戲最具代表性的經典傳統劇目《陳三五娘》進行編排，三代梨園戲傳承人同臺亮相，並融入吉他、卡洪鼓、數字綜合周邊效果器等流行音樂元素，在中秋浪漫之夜呈現了一場古今藝術的奇妙邂逅。

《陳三五娘》是閩南地區家喻戶曉的愛情佳話，也是梨園戲的經典劇目。該劇曲調優美、表演精緻，“因送哥嫂”“共君斷約”等上百首名曲廣為傳唱。1954年參加上海華東戲曲會演後，一舉轟動海內外，並拍攝為彩色戲曲電影。

據介紹，此次音樂會是以“四朵金花”2022世遺泉州時尚文化藝術季系列活動之一。旨在以豐富的內容、多樣的形態、穩定持續的文化活動，打造世遺泉州的國際舞臺，傳承宣傳泉州世遺文化，推動文化藝術消費市場發展。(王敏文/圖)



福船行天下

造船廠，而惠安峰尾的造船業享譽四方。元人盧琦在《海賦》中如此盛贊峰尾：“東接扶桑，西逾弱水，北洗沃壤，南激珠涯。”峰尾尚有一座圭峰古塔，塔上有一聯“作東南巨鎮，起海國文明”，說的就是泉州人以舟為馬，馳騁四海的豪邁氣魄。峰尾的造船世家黃氏，自元代中期遷居于此，便開闢了家族造船歷史，至明朝初年已名聞開野，他們所造的“黑船五青案”是最負盛名的商戰兩用大帆船。一個造船家族史濃縮了泉州的一段造船史。如今在惠安淨峰鎮惠女灣畔，還有一位姓黃的老師傅堅守在自己的小作坊，用他的傳統技藝製作古福船船模。2014年，福船水密隔艙製造技藝入選第四批國家級非遺保護名錄。是啊，一艘福船承載着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多少祈盼啊！或許，這是福建人對福文化最樸實的堅守。

在中國航海史上，幾乎每個片段都有福船飄忽的帆影。1291年春，馬可·波羅奉命護送蒙古公主闊闐真遠嫁波斯，船隊經由泉州後清港出海。鄭和乘坐的寶船有“九桅十二帆”，那是當時世界上最大最先進的帆船。數百艘大福船簇擁泉州灣，滿載着東方人的奇珍異寶與美好祝福，駛向大海的彼岸，展現了刺桐港“梯航萬國”的東方第一大港的氣魄，那是怎樣一道氣象萬千、曠為觀止的壯闊畫卷啊！我想，那片片帆影鼓起的就中國人滿滿的自豪與自信。

明末清初，泉州安平港曾簇擁着當時中國最多的遠洋福船，成為中國漫長海岸線上一個最為繁忙的出海口，其繁榮程度幾乎可與宋元時期的刺桐港相提並論。明代史學家何喬遠這樣說：“徽州以一郡，安平以一鎮，其實行遍天下者，安平人卻與徽州人相類。”其時，號稱“船王”的鄭芝龍海軍集團以安平港為據點，鼎盛時刻，擁船過千艘，馳騁在廣袤的海疆，福船所到之處，宣誓的就是中國人的海權。後來，鄭芝龍的兒子鄭成功又率將士二萬五千人、福船數百艘，收復了被荷蘭殖民者佔據38年的寶島臺灣，使孤懸海外數十年的臺灣回歸中國版圖。是的，在大航海時代，福船為中國人贏得了一個個榮譽，也讓中國人一次次揚眉吐氣。在風雲變幻的大海之上，閃過鄭和、戚繼光、沈有容、鄭芝龍、鄭成功、施琅等一個個英雄人物，他們身後就簇擁着福船浩浩蕩蕩的雄姿，那是一部向海而生的華美樂章。

歲月的流水可把一切淹沒，就如絲路上的那些福船。1974年後清港出土的那艘宋代沉船，載着遙遠的航海記憶穿越時空而來，向我們訴說着那段航海傳奇。沉船上可見“七星伴月”的造船習俗，先民把“納福辟邪”融入其間，那是八閩福文化崇拜的一個印證。福船的航迹遍及天下，它帶着閩地印記向世界傳播着福音。在廣東陽江被整體打撈出來的“南海1號”，以及在永樂群島被發掘出來的“華光礁1號”，發現數以萬計的中國出口瓷器，抹去封泥仍可見片片瓷光在閃爍，其中映射出一段海洋貿易文化的榮光，那也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最好物證。

福船已停泊在歲月的河床上，它承載着海洋文化的印記。如今，漲海聲又起，福建人又開啟新的絲路，我們祈盼這艘新時代的福船滿載着八閩人民對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，在“一帶一路”的新徵程上，揚帆逐浪，遇見幸福。(鄭劍文)